





圭齋文集卷之九

神道碑

元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垂  
憲佐理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魏國公謚文正許先生神道碑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  
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不傳之統而為不世  
之君若魯齋許先生以純正之學下接周公孔子曾思  
孟軻以來不傳之道而為不世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  
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萬



世猶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既沒之三十七三年為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暨宋九儒後祀宣聖廟建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上皇帝勅賜臣玄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玄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為君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真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為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泐父師者序而銘之以金泰和九年己巳九月丙寅生于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於何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

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見之驚曰骨清神完日光射人如箭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渴飢而精強絕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錄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為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為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著龜人賴全活者無筭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遺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為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



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第果得之自洛適  
魏聞河內政虐還止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  
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取子必授於義人與之  
居雖有技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  
乃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  
道尊嚴親友日至在魏友實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  
探幽析微詣者懼伏凡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  
子語孟集註中庸大學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於所  
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  
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  
之魏使者物色潛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

地提學卜居鳳塔之東與同舍諸君開田之制買園為義  
桑會得請還世祖即於是年召先生為家教既至  
謂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其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  
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跪數有數對時相王文統  
用事而先生及姚樞嘗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  
學術不正樞以才見嫉蓋嘗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  
疑之乃奏姚為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擯使疏遠實  
姚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傳見太  
子位東面向師傳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乎否則此  
禮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  
先生先立為國子祭酒實為翰林侍講學士姚為大司



事重矣病篤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  
 為校以業天學乃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  
 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欲留之退謂人曰時  
 留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就  
 行見上擅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委以  
 傳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無  
 所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設程也  
 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性達領悟篤恐有聞  
 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大議時至都堂召見上京次  
 日廣平府之士先生入對舉手一應曰是彼也

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曰為  
 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以  
 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衽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  
 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藁世罕得聞  
 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  
 繼召與大保鑄秉忠左丞相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  
 詳定阿合馬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省角立特用  
 先生為中書右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  
 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舊勳二茂文德三  
 所學迂恐於聖模神筭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毋  
 事多讓先生辭不已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



及聞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哈剌合孫先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合馬罔上不道事不服因病謝幾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孛羅為之請上惻然曰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息覲覲之漸有旨以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疑白棟蘇郁姚燧孫安鏞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被旨咸驛致之以先生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為教精粗有序張地有宜而必本諸聖賢然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歸山先生嘗謂貫地遠道來學者其苦不待自言之也三

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闕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元十四年召議改曆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大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曆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錫杖內殿賜坐疾劇裕宗在東宮聞之為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官臣諭曰先生幸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為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篋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于門商言于塗農吊于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四月乙酉



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為位哭墓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雷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脩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桷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為高則喟然嘆曰甚矣余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不有食君祿者哉食無黍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畧先生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生靈以決萬

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懽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係之者當時儒宗或知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洛數公克續斯道然未嘗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尚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而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為心學以孔孟為學中外如一喁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為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官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



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中統至元  
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  
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  
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家國者之所可及矣及夫元  
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為代名臣皇慶  
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叅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  
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  
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  
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則周衰以來文勝  
之弊尤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為知者乎先生  
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

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  
追封魏國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夫人  
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大夫人賀氏子公於閨門有禮中  
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襄陽路總  
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博學敏思工於辭章有文集貽  
後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敷中外歷治  
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叅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  
事中書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兩  
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槩  
肖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世孫男六長從憲以  
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政事次東孫天次



從宸積官監察御史山南憲僉終河東副志趣端正惜  
未究用次從宣大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院國  
史經歷次從宣大保府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官次從  
宗童佩監異珎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司都元  
帥寧居仁次適大禧院管勾軍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  
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陳恕曾孫六長崇祖次  
紹祖秘書著作佐郎武進縣尹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  
曾孫女某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  
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沂嘉謀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  
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  
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賢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命

為蒸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詞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是以當之蓋太祖皇  
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  
之卒才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  
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玄生  
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誦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光焉  
先生之道統非徒托諸言語文字而已蓋自謹獨之功  
克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  
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矣是以啓沃之際務  
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  
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



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茲  
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大空晴雲卷舒  
自如遇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  
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  
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  
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何往而非斯道之著  
形也又嘗切論之先生天資高出固得不傳之妙於聖  
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  
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對子  
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之域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宜夫

萬物之變而無不包攝四時之行而無不周備  
之異論熙之公事先生憂之豈有是哉拜手稽首  
世降遠古大壞日離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恫我民  
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為  
胞肫制作造造昔公在野世難存臻精義致用  
信心樂則願志任則伊朝思夕維天將啓之朋來遠方  
以辨以問會融一貫水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  
士既歸切德日崇召公起家斯世將泰灼之俊心天地  
正大既握乾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  
居輅車寔來屢進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容德休休  
獻可替否言直以道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資



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  
伐國對不以兵上達公猷不在宋平官威既稟公恥素  
餐敬事後食匪為苟難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泝以道  
國收其用小學切陳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雖  
聖有模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侮予自古在昔氣化  
推移仁人之興惟世盛衰凡今有生就司榮瘁惟道為  
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任民彛賴焉  
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誅貽厥永存

元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中  
贈江剡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魏國趙文敏  
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三年世祖皇帝遣使還不賢江南得趙宋昌陵  
十一世孫孟頫八見奏對稱旨起家為郎由是被遇累  
朝敷歷中外仁宗皇帝聖眷優渥擢長詞垣致位一品  
文宗之世有司舉行贈典進秩辨章馳爵上公仍議節  
惠至正五年春三月今上皇帝以集賢大學士腆哈等  
特賜墓道之碑勅翰林學士歐陽玄為文集賢侍講學  
士蘇天壽書丹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玄奉命  
謹考行狀次第而銘之叙曰公諱孟頫字子昂姓趙氏  
系出秦王德芳五世祖為秀安僖王寔生阜陵賜第湖  
州曾祖考師素故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  
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謚忠襄妣莊氏衛國



大夫夫人祖考希承故宋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累  
贈通議大夫妣鄭氏封碩人考與嘗故宋正議大夫尚  
書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臨安縣開國子累  
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封碩人及公入仕我元推恩  
三代曾祖考改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  
吳興郡公祖考改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  
追封吳興郡公考改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  
封魏國公會祖妣妣並吳興郡夫人妣及生母並魏  
國夫人初太常公蚤世無子鄭夫人選同宗子為之  
集賢公本蘭溪房侍兄與唐通判湖州鄭夫人一見  
遂請以爲子

行蓋集賢公之第七子也生十有一歲集賢卒丘夫人  
賢能勗其子學公資稟俊邁讀書一目五行俱下弱冠  
中胄監試調真州司戶叅軍皇元混一後涪湛鄉社間  
丘夫人嘗語之曰天下既定聖朝必偃武脩文收四方  
才士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自異齊民公聞益加講貫  
每從里中老儒教繼公質正數歲大進尚書夾谷奇之  
以翰林編脩薦不就江南侍御史程公鉅夫出訪江南  
遺逸得二十餘人以應詔公在首選初授奉訓大夫兵  
部郎中轉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遷朝列大夫同知濟  
南路總管府事兼管諸軍與魯以脩世祖實錄召入言  
成謁歸改知汾州未上以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除揚州路泰州尹進階中順大夫需次于家仁  
廟在東宮聞公名召入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備  
國史改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復入翰林為侍講學  
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俄遷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進  
集賢學士資德大夫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  
誥兼備國史延祐六年五月告老還湖州是冬召入朝  
以疾不果行至元元年上章乞致仕不報二年春遣使  
存問夏六月辛巳薨于私第至順三年贈榮祿大夫江  
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諡曰文  
敏公初見世祖風神散朗容止閒暇上以為有神仙風  
會尚書省立命嘗詔公援筆立成上聞大旨召近臣譯

以對喜謂公曰卿言皆朕所欲言者自是國有大議必  
與咨詢一日侍側有詔群臣議政上顧公曰卿往共議  
至則眾議賊以至元鈔二百貫為滿論死公曰鈔法初  
行以銀為則歲入厥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今雖改法  
比及虛實政未可知古律以米絹論贓二物民生所須  
謂之二實最為適中况鈔乃宋人所造其初止行遠方  
今襲用之以鈔論死恐非良法刑部楊郎中起而作色  
曰朝廷初行至元鈔故以計贓公詆其非欲阻其法乎  
吾意今日議法必集儒臣又豈無一士如公者乎公曰  
人命至重議法失當人將不得其死奉詔與議偶有所  
見不敢不言且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君謂至元鈔終



無虛時有是理哉楊為之赧然議罷出謝曰某失在不學細思公之言是也洎入夏官會天下驛置凡使客委積之費至元十三年以來每歲僅支中統鈔二千錠物價騰踊使客曰增吏無以自給物倍於民不勝其擾請增至二萬錠用乃舒會濟南總管關公獨判府事聽斷明恕訟牒以稀或經月獄空有元掀兒役于鹽官逃之他郡其父疑同役者殺之得遺骸之半於澤中以為子骸同役不勝榜掠誣服公疑有寃緩其獄掀兒果歸誣服者釋城東有上腴田二頃兩家兵後互爭而皆亡其券有司不能決公斷以養士夜出邏聞有讀書之聲使人私削其柱為識明日饋酒為勞得一能文之士必加

吳異自教文法... 車蓋隨馬至城中大雨旬餘城東有龍湫自為文責之兩游至歲大熟白直數人者盜米其後自首吏請加詰公卻之曰加詰累人必多及去官有數人送之至京號泣不忍去問之即向盜米者盜當墨必自臨視語吏曰是中豈無迫於飢寒及註誤者戒之細書盜聞轉相告曰趙公仁人也吾徒何忍數犯其在朝廷多所匡正圻甸地震北京尤甚死傷數十萬上憂之自療京還先遣平章阿剌渾撒里馳至都召集賢翰林兩院老臣問故密旨勿令丞相桑哥知之時桑哥遣忻都王濟等理筭天下錢糧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萬名曰理筭其實



暴斂無藝州縣置獄株逮故家破產十九逃亡入山吏  
發兵蒐捕因相挺拒命兩河間盜有眾數萬公顧諸老  
無敢詆時政者素善阿剌渾撒里密謂之曰今理筭苛  
虐民不堪命事變且起地震之由寔在於此宜請於上  
援貞觀故事大赦天下蠲除逋負則和氣可回災異可  
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公言上大說從之詔草具會兩  
院諸老都堂桑哥瞻視諸老見公進讀詔草至蠲除一  
條怒搖手曰此事必不可行汝曹所擬必非上意公徐  
進曰今理筭錢糧其不可徵者皆死亡之數不及今放  
散免之他日有言中書省累失陷錢糧數千萬者丞相  
何以自解桑哥誅曰吾慮不及是詔書既下兆姓舉手

相慶始有蘇息之望上問留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  
如對曰夢炎昔與臣父事宋時臣方幼忠佞不能周知  
臣與夢炎同事陛下見其為人重厚篤於自信思慮深  
長善斷國事有大臣風若李之所學在臣亦不知亦不  
能言言未既上遽曰卿意豈非謂夢炎優於李也賈似  
道問上誤國夢炎在中書時無一言李布衣伏闕上書  
乞斬似道是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盛氣凌人  
若好已勝者故剛直大過人多怨之今朕得卿之情知  
父與夢炎同朝不欲斥其非耳可為朕賦詩諷夢炎公  
立進詩曰狀元昔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往事已  
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上深善卒章之意出見奉



御撒里於幄殿側告之曰上論賈似道誤國之罪責留  
夢炎不能言今桑哥誤國甚於似道我輩緘默他日何  
以逭此責乎近臣中讀書知道理慷慨有大節上所親  
信無踰公者誠能捐一旦之命為天下除此賊仁人之  
事也撒里曰今災異數見盜賊蜂起皆桑哥聚斂所致  
吾所以為日夜切齒腐心者公實啓我以機殆天誘之  
徑造榻前歷數桑哥之罪百倍似道不亟誅必亂天下  
上初大怒叱衛士批其頰口鼻流血仆地少間復呼而  
問之對如初既而大臣有助其言上大悟遂按誅桑哥  
後撒里語及斯事歎曰使我有萬世石者子昂之力也  
平江守趙全不法前守王虎臣

丞葉李執奏以為不可上不允公曰全在平江為政貪  
酷固當治虎臣在官亦當犯法全嘗持之今虎臣罪幸  
在赦前故得擯撫全罪若使就訊必挾公濟私別遣官  
為當上從其言其在館閣尤多裨益因有事南郊他學  
士撰祝冊有云章亥復生不足以步皇元之幅員又云  
太祖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天子父事天子誇疆理於  
其父可乎不可且公不為禮乎禮大裕太祖東向居中  
子孫在左者南向故稱昭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  
之位上帝南面太祖自宜西向故事第稱配天作主公  
不用何也其人謝服後所判定皇太后命學士擬改隆  
福宮名同列擬光被公擬光天或曰光天陳後主詩不



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謂不祥各書所擬以進後竟用光天以遠臣遭遇累朝特見優禮世祖戒宿衛公入內庭毋禁賜坐棄右丞相每見與語或至夜分公於天下事當言者無所不及嘗稱公聰明剛正敢為直言公聞之益自歛退一日問公曰卿太祖子孫乎太宗子孫乎對曰臣太祖子孫上曰趙太祖真英主也其行事卿知之乎對曰臣蚤失父故老不以語臣故臣粗知其畧耳上曰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語卿又嘗面諭之曰大臣奏事卿可與俱人有過差意涉欺罔悉為朕言之公謝不對自爾數求補外後聞其家貧賜鈔二千五百緡仁廟字公而不名詔近臣曰文

文世所難得唐李大白宋蘇子瞻姓名至今在人耳目歷有子昂與古人何別時有譏述輒傳旨屬筆與侍臣論公他臣不能及者數事苗裔一也姿表二也博學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古雅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釋老書七也他日賜鈔五百錠恐中書留難以普度別貯賜之慮其畏寒勅內府賜銀鼠翻披英廟命公書孝經亦遣使以上尊酒衣二襲即家賜公公為兵部早入官署過東苑墻外道隘馬遇滑即墮輝河水中桑哥言於上因移墻近裏者二丈許桑哥下令曙鐘鳴治事部官後至者笞公至遇晚獨得釋自是笞止曹吏公雖忠結主知亦致衆忌性簡易疏佞發言切中時病屢在上



左右上察其無他獲全晚節程鉅夫方薦公有臺中丞  
言趙某故宋宗室不宜薦進使近左右鉅夫奏曰陛下  
盛德立賢無方臺臣以是劾臣將陷臣不測上曰彼  
子何知顧侍臣傳旨不越今日逐其人出臺仁廟眷公  
方隆不悅公者言公趙太祖子孫上初若不聞已而游  
辭不已乃厲聲視之曰汝言趙子昂趙宋子孫豈謂家  
世不汝若耶始惶慙趨出又言國史不宜使公與聞上  
大怒曰趙子昂乃先朝簡拔以為帷幄臣者朕使討論  
古義典司著作作此曹嗷嗷不懲一二無以戒後言者乃  
息世皇屢欲用公公自知直道不容於人居正路弗便  
性矜力辭初授官廷論欲以為吏部侍郎高叅議持不

可尚書省祇賀伯顏入辭叅知政事公適侍立上曰公  
進曰卿亟往中書叅決庶政以分朕憂公堅辭不拜上  
問閣復宋渤二人如何對曰相才寔難是日京師盛傳  
公已入省暮歸賀客候門者填塞公笑而遣之至元鈔  
法流滯公與尚書劉伯宣同被命往江南按問行省丞  
相慢令之罪左右司路府官許就答公深以為衣冠之  
辱比還一無所決罰桑哥欲加譴責公不為動初受程  
鉅夫薦晚進翰長與程交代必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  
公所為務崇廉耻先禮遜縉紳相傳以為厚德平居嗜  
好吟詩家世統綺沆味埒布韋貴及崇階不見於客  
求文字與之周旋終日雖極勞其僮未嘗拒人獨人有



過失必面致諷諫無隱然直而不許人亦易從病劇將  
終援簡牘毫如常時有頃脩然而逝娶管氏諱道昇字  
仲姬工詞翰善畫治內有才具累封魏國夫人先四年  
薨子男三人亮早夭雍夙慧有父風以蔭歷守昌國海  
寧二州交舉茂才女六人長適程文實次適海道運糧  
萬戶費雄次適李元孟次適王國器次適劉某孫男二  
人曰鳳曰麟薨之年九月葬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之  
陽管氏附公治尚書有書註於禮樂度數甚明知音律  
幽渺有琴原樂原各一篇號松雪道人存松雪齋文集  
若干卷談錄一卷為文清約典要諸體詩造次天成且  
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牘餘以數語曲暢事情

不古器物名書畫等而知之百不失一精篆隸小楷行  
草書惟其意所欲為皆能伯仲古人畫入逸品高者諸  
神四方貴游及方外士遠而天竺日本諸外國咸知寶  
藏公翰墨為貴故世知之淺者好稱公書畫識者論公  
則其該洽之學經濟之才與夫妙解絕藝自當並附古  
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也仁廟彙公及管夫人及子雍  
所書藏中秘書曰使後人知今朝人臣中一家書學有  
如此者適新大廟成君相欲講禘祫定廟樂求習禮樂  
者公如已鮮今上脩宋史思士大夫熟宋事者亦何可  
得哉玄初以禮部奏名召奉天對公為讀卷官擢宣前  
列及公薨狀公之行乃同年進士寧國路推官楊載距



二紀玄倫列北門公有賜諫之命諫不敢辭請系以銘  
曰有白其馬惟周之客周人尚驛客世終白我元忠厚  
軼彼成周宋有近屬遇之加優侃侃魏公徵自炎方入  
見發廷美如圭璋昔客在周但聞助祭不聞侍側命以  
獻替維此魏公進為親臣詢厥世系念其前入魏公  
列王立陛前上有顧問其言便便群臣議法命往客度  
援古例今論政以確法司在坐威氣見侵理到之告折  
伏其心上命代言對御操筆宸衷未吐已布尺一上遇  
災變詔問其由公言暴斂時政是尤委曲獻忠請擇通  
負公進詔草時相震怒相怒未已公言徐徐相莫之沮  
乃下寬書萬方懽呼頌沐聖恩公啓近臣力技惡根近

臣感激碎首強諍權奸既推乃息裨政宣室夜問言不  
及他吏蠹民瘼直言無阿弱弗勝衣食弗盡器臨事論  
建奮無畏避世祖授公俾入政府聞命而僕懇求外補  
仁皇踐阼首召入覲皓首未歸寵冠禁近乃登瀛洲載  
項鼇岫丕煥皇敲黼黻在手琨牒瑤編藏宗廟屈王  
垂金分鎮山澤遠方裔夷偶獲簡牘雖未識公想見眉  
目嘆乾之資唯一清氣人稟至清乃精道藝天朗日晶  
一清所為星月明穉雲章陸離圖書以陳文字以立韻  
始造書鬼神為泣宇宙精英發決在茲清氣所萃乃臻  
瑰竒允矣魏公玉壺秋水巧出天智智窺神能鳳翔其  
羽止于阿閣朱鴈天馬播之廟樂彌文日增制作日淑



國於老臣百不一贖皇上稽古訪問舊儒豐碑為賜  
首龜趺敬告後人毋忘帝力世祖深仁仁皇至德  
禩禩裸周孰擬我朝詞翰揚休百世孔昭

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公神道碑

至治三年歲癸亥秋玄校藝浙省既竣事出而徜徉湖  
山之間故人內翰晉公與玄周旋者半月餘及將去杭  
薄暮携酒來別謂玄曰少年於朋友知契每別輒纏綿  
數日近年讀釋氏書乃知釋子甚有是心謂之記生根  
焉吾因以是為戒今於君之別獨不能禁且柰何哉言  
已

公神道碑  
公名德遠輔德翊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江陵王謚武定阿里海涯之孫故江浙行省平  
章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楚  
諡忠惠貫只哥之子母趙國夫人庶氏故平章政  
事希閔之女公之初生趙國夜夢神人取天星為明珠  
以授趙國掌玩而吞之已而有身公生神采迥異年十  
二三膂力絕人善騎射工馬槊嘗使壯士驅三惡馬疾



馳公持稍前立而逆之馬至騰上越而跨之運稍風生  
觀者辟易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初襲父爵為兩淮  
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在軍氣候分明賞罰必信初忠  
惠公寬仁麾下翫之公至嚴令行伍肅然軍務整暇雅  
歌長壺意欲自適不為形勢禁格然其超擢塵外之志  
夙定于斯時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  
薄然祖父之爵不殺不襲今已數年法當讓汝即日以  
書告于忠惠公署公積移有司解所給黃金虎符欣然  
投之退與文士徜徉佳山水處倡和終日浩然忘歸北  
後承旨姚文公學公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  
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仁宗皇帝在春坊聞其以爵位

讓弟謂其官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者誠不易得  
姚公入侍又數薦之未幾進直解孝經稱旨進為英宗  
潛邸說書秀才宿衛御位下仁宗正位宸極特旨拜翰  
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一時館閣之士素  
聞公名為之爭先快覩會國家議行科舉姚公已去國  
與承旨程文憲公侍講元文敏公數人定條格贊助居  
多今著于令未幾公上書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脩文  
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立諫官以輔聖德四曰  
表姓氏以旌勲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  
以恢至道凡萬餘言徃徃切中時弊上覽嘉歎未報公  
自籌曰昔賢辭尊居卑今翰苑侍從之職高於所讓軍



資人將謂我沽美譽而貪美官也是可去矣移疾辭歸  
江南十餘年間歷覽勝槩著述滿家所至縉紳之士逢  
掖之子方外奇人從之若雲得其詞翰片言尺牘如獲  
珙璧公曰我志逃名而名隨我是將見害江浙物繁地  
大可以晦迹乃東遊錢塘賣藥市肆詭姓名易冠服混  
於居人嘗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絮為被愛之以紬  
易被漁父見其貴易賤異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  
賦詩公援筆立成竟持被往詩傳人間號蘆花道人公  
至錢塘因以自號入天目山見本中峯禪師劇談大道  
箭鋒相當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自是為學日博  
為詩日進詩亦中澹簡遠書法稍取法古人而變化自

成一家其論世務精覈平實識者喜公謂將復為世用  
而公之踪跡與世接漸疎日過午擁被堅卧賓客多不  
得見僮僕化之以晝為夜道味日濃世味日淡去而違  
之不翅解帶秦定改元五月八日薨于錢塘寓舍年三  
十有九自士大夫至兒童賤隸莫不悼惜某年月日諸  
孤奉柩塋于析津之祖塋娶石氏北京名家江陵總管  
天麟之女有婦德追封京兆郡夫人子二人長阿思蘭  
海涯歷蘭溪州達魯花赤推茶提舉慈利州達魯花赤  
所至以清白吏著聞次八思海涯孫四人長南山次寧  
山次葆山皆業進士應舉女一人適懷慶路總管段謙  
有學識能文章玄嘗評公武有戡定之策文有經濟之



才以武易文職掌帝制固為斯世難得然承平之代世  
祿之家勢宜有之至如銖視軒冕高蹈物表居之弗疑  
行之若素泊然以終身此山林之士所難能斯其人品  
之高豈可淺近量哉有碑銘記叙襟著詩詞若干卷及  
所進孝經行于世銘曰嗚呼貫公麒麟鳳凰其往不可  
詰其來不可期者乎嗚呼貫公神龍天馬其變不可測  
其常不可窺者乎抑宇宙英氣合祛為雲流布為靈感  
物神化文武動靜無施而不宜者乎將飛僊應真出入  
機用涉世為戲一旦解悟倏然而聚散若然而合離者  
予死生幽明之際焉知公之所甚樂乃世之所為悲者  
嗚呼噫嘻事有可知有不可知所可知者燕室之

體魄在茲我為銘詩詎能為公之體魄以慰公後人  
之思

元故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  
夫虞雍公神道碑

自漢魏六朝以來經生文士判為兩塗唐昌黎韓公宋  
廬陵歐陽公力能一之而故習未盡變也濼洛諸君子  
出其所著作表裏六經言或似之於是文極文之典與  
道極道之精微一趨於至善而後止其歿也門人錄其  
語以相授受其為書雖出一時之紀聞然槩之聖人脩  
辭立誠之旨未盡合也昧者準之以立言世之文士共  
起而病之然文士知病其為文而未必知文外非別有



道道外非別有文也二者胥失焉宋末病滋甚皇元混  
一天下三十餘年虞雍公赫然以文鳴於朝著之間天  
下之士翕然謂公之文當代之巨擘也而不知公之立  
言無一不本於道也既而退居山林垂二十載乃得昌  
言於斯道一志於斯文而遂老矣惜哉易簣之再暮子  
安民奉狀踵門謁玄銘其履牲之石玄辭不獲則先發  
其所深愧而請繼以言焉叙曰公諱集字伯生姓虞氏  
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為唐初名臣  
子孫始遷雍永興生戶部侍郎昭昭生江陰令陟陟生  
盱眙丞智長城令禮全吾衛長史明傳五世至仁壽太  
守數人從德宗幸蜀子孫為蜀人仁壽元子伯曰賞五

子次曰瑒瑒生度度生承承生詢詢生繼繼生崇崇三  
子季曰昭白宋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贈太師周國  
公五子季曰軒贈太師魏國公三子季曰棋進士及第  
歷官左中大夫贈太師秦國公生左丞相雍國公允文  
贈太師謚忠肅三子伯曰公亮早年高尚不仕晚以奉  
議郎直祕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渠州官至  
中奉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祿大夫季曰抗孫大  
理寺丞官至中奉大夫開府六子次曰剛簡是為蒼江  
先生官至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二子伯圭官至  
奉直大夫歷知永連兩州自永移連道臨川其女弟適  
邕管安撫陳公元普先寓屬邑崇仁聞其至使人迎之



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別第於南門外以居之自是家崇  
仁皇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郡侯妣張氏雍郡  
夫人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  
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為  
後是為并齋先生公之先考也皇贈通奉大夫四川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上護軍追封雍國公妣眉山楊  
氏追封雍郡夫人夫人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見  
山先生文仲之子參知政事平州先生棟之猶子也所  
出三子長即公次槃進士及第卒官嘉魚縣尹次葉參  
政公初授承直郎黃岡縣尉見山守衡州夫人從參政  
方需次與偕時未有子見山歸于南嶽已而有娠及將

尊見山一日晨與出治事時尚蚤公服坐中堂以坐  
久假寐夢一牙兵刺持劍入白南嶽主者來謁起肅之  
而寤聞兒啼聲公生焉故命公小字衡公對客嘗自言  
未昏宦時屢夢遊南嶽能言其勝處乙亥見山移守潭  
州參政伉儷同行丙子宋亡公五齡夙慧避地無書籍  
揚夫人能倍誦論孟及春秋左傳歐蘇文之常誦者口  
授輒成誦九歲還長沙始得墨本而公已悉通大義又  
五年居崇仁故寓已善屬文章廬先生吳公請見其所  
作謂參政公曰賢郎他日當有文名於當世已序循舊  
式月出詞賦經義題課士公與嘉魚令以書義試皆中  
前列老儒為之歎服兵後勝國名公卿家多派寓是邦



公游諸公間備聞前脩格言考覈前代典故舊家世系  
源委言若指掌楊夫人素高吳公伯清之學贊參政公  
遣二子從之遊吳公方著書有所論辨公能推類達意  
吳公每獲助焉大德六年用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  
授平陽王文憲公尹京待以客禮十一年擢國子助教  
丁內艱至大二年服闋以舊官復用四年轉將仕郎國  
子博士延祐元年改從仕郎太常博士奉詔西祠岳瀆  
四年遷承事郎集賢脩護考大都鄉試五年被旨召集  
賢直學士吳公伯清於家尋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  
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闋以舊官召遷奉定元年考  
禮部陞承事郎國子司業三年遷承事郎大德三年  
四年再考試禮部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  
脩國史俄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夫明年又兼  
國子祭酒天曆三年特授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  
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  
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會有令諸兼職不過三辭祭酒  
得請兩月進階中奉大夫餘如故至順元年御試選讀  
卷官被旨脩皇朝經世大典為總裁官三年拜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正大統用至大  
故事召諸老赴上京議事公在召列及還大都以病謁  
告歸家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帛召還朝使者至  
郡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三年勅修遼金宋三史欲用

公游諸公間備聞前脩格言考覈前代典故舊家世系  
源委言若指掌楊夫人素高吳公伯清之學贊參政公  
遣二子從之遊吳公方著書有所論辨公能推類達意  
吳公每獲助焉大德六年用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  
授平陽王文憲公尹京待以客禮十一年擢國子助教  
丁內艱至大二年服闋以舊官復用四年轉將仕郎國  
子博士延祐元年改從仕郎太常博士奉詔西祠岳瀆  
四年遷承事郎集賢脩護考大都鄉試五年被旨召集  
賢直學士吳公伯清於家尋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  
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闋以舊官召遷奉定元年考  
禮部陞承事郎國子司業三年遷承事郎大德三年  
四年再考試禮部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  
脩國史俄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夫明年又兼  
國子祭酒天曆三年特授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  
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  
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會有令諸兼職不過三辭祭酒  
得請兩月進階中奉大夫餘如故至順元年御試選讀  
卷官被旨脩皇朝經世大典為總裁官三年拜翰林侍  
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正大統用至大  
故事召諸老赴上京議事公在召列及還大都以病謁  
告歸家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帛召還朝使者至  
郡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三年勅修遼金宋三史欲用



公總裁或陳其病狀母苦其遠行奏積將上而止朝使  
有自江右來者廷中大臣趨詢起居八年五月二十三  
日以疾薨于私第年七十又七大風飄瓦拔屋前後巨  
木數十株治命以深衣斂母用淳屠明年己丑八月二  
十一日乙酉葬邑之長安鄉道德里天寶山西之潭源  
娶浚儀趙氏系出宋秦邸前公四十二年卒累封雍郡  
夫人子安民趙夫人出也蔭奉訓大夫廣州路東莞縣  
尹轉奉直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陞奉議大夫吉安  
路安福州知州徐氏生男二人維摩奴七十女一人俱  
早夭劉氏生男一人憲孫女一人藥藥適譚紱郭氏生  
男二人長延年以廣東帥府奏差授武緣縣博合峇巡

檢次翁歸業進士馬氏生男一人高門甫弱冠孫男五  
人某蓋嘗論公家世勲績文懿事唐文皇博學洽聞偉  
節謹論忠砥魏徵而始終無疵葬陪昭陵像圖凌烟忠  
肅當今海陵南侵至江以儒者一戰而却之思陵在江  
上歸禪位阜陵金易其國書南北勢始定阜陵遂相之  
功烈不卑矣及公之身遇聖代事九朝鋪張皇猷位列  
法從與文懿忠肅後先七百年照映史冊嗚呼盛哉又  
嘗論公家學禮部公與臨邛魏華甫成都范文敬李微  
之講學蜀東門外為西南道學之倡他日以學為政叅  
蜀制閩自請行邊却敵兵數十萬人守簡州憲夔路立  
保置屯田得流民三十九萬餘以實邊鄙敵不敢犯叅



政公克振滄江先生之文學吳公稱其為文清醇典教  
江右湖南簡拔後又如南陽字木魯翀子翬後多顯融  
號稱知人吳氏學未盛行首與蕙城董公表章之使大  
有名於時時楊夫人早得見山先生春秋之旨從父平  
舟先生以道學自任當時夫人未笄盡聞其說景定甲  
子善出平州草封事於家夫人侍側進曰從父當辭位  
久矣平舟嘆曰汝曷不為男子生我家耶及歸虞氏以  
家庭所親得者教其子公資質之粹學識之正豈獨得  
之父兄師友而已公在成均思正化本以媿士習上丁  
監禮殿上伴讀劉生被酒失儀公命扶之出明日聲其  
罪削之貴近有為生謝過者公持不可蒙古生歛者傳

仁皇東宮論旨始

院以啓仁皇更是公所為由是益知公賢踐胙後以中  
書平章李道復領胄監事公與李公議歲貢法謂舊法  
以制祿立程誘諸生以進學如是則雖勉弗善請於衆  
中擇靜重有識嘗試以事者歲薦二人上親擢而用之  
以為勸李公亟言於上行之會李公去位不果已而拜  
臺臣為祭酒召四方名儒為司業銳然有責成之志公  
與同列講求以副上意有好為異同者撓之司業授勅  
去公亦以病免諸生之賢者卒業私塾居數歲不絕其  
在集賢上議極陳學校之弊其畧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學校者士所文教以至于成德達才者也今天下學官



猥以資叙強加諸生之上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之諸生亦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斯道之立可乎偏州下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遣子弟入學初無必為學問之意師友之後游之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天降地出有可望之理哉今既莫若求經明行脩之成德者身師尊之求以至誠庶幾德化之及斯民有所觀感其次則求操履之近古而不為詭異者經義守正說而不尚竒論者為衆推服而非鄉愿者延致之使教學者他日當有所發也又其次則取鄉貢之退者其議論文藝猶賢於汎汎莫知根柢者也朝臣躡其論而憚改作初考會試議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合有所

三將以一道風俗之非使學者身於禮樂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祖深慮恐非一人之見可盡試之之人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使求賢之意狹而差自此始也又嘗經筵講罷上言東南海運勞險因謂京師瀕海以東至於遼碣皆荏葦之地潮汐日至淤為沃壤宜用吳人圩田法築隄捍水為田募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請耕官授以地而定其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版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而視成情者易之勤者物地力之高下定額於有司以漸而征之五年有積蓄真授以命就其儲給之祿十年然後佩以符信如軍官法世襲之庶可寬東南歲餉之役可



得民丁數萬衛京師制島夷又因使富民役仕之志遂  
而江海求食民有所歸凶歲不至為盜今海口萬戶之  
立頗宗其說而未盡用其法云關中大饑公建言大災  
之後土曠民稀可因之以行田制擇一二有仁術知民  
事者為牧守寬其禁令使得有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  
簡里治溝洫試以之法招其流亡勸以樹藝數年之間  
復其田租力役春耕秋斂量其所勸久之遠者漸歸封  
賦漸正文宣用舊風俗日成保慶昌書成三代遺規將  
夏元帝遣使至之於奚天等編善無不有相其謀者太  
天院奏稱善也

知公研究是學屬潤色之公慨然整治其書且告當道  
冀其見用茂先病死不見進今藏太史齊伯高家皇朝  
經世大典之為書公任其勞居多其目則周禮之六典  
其制則近代之會要其事則今樞密院御史臺六部總  
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務而其續藏於故府者不足則采  
四方之來上者叅之祖宗之成憲功臣之闕閱具存凡  
八百帙既進謂同列曰他日國史諸志表傳舉此措彼  
耳考公制作之志使究所長其為聖治裨益能使一代  
之風軌藹然先王之遺烈焉則其事業豈下於先世兩  
公之在唐宋哉仁皇末年謂近臣曰今儒者盡用惟虞  
伯生未顯擢耳俄晏駕而止英皇既居儲官議寶冊禮



有司講前代典故無所於考輒忠憲王拜住在太常雅  
器重公亟召公入議公曰世祖初年即命裕皇東宮後  
授王冊金寶詔告萬方此我朝典章也何以前代為王  
以公言入奏上大說輒行之及相英皇力薦公可大用  
時居憂方省墓姑蘇遣使求之江西不得求之蜀又不  
得比返命而事變作晉邸御講筵見公氣貌溫和敷對  
剴切賜中統楮幣五十錠今上皇帝召公不至時賜臣  
下碑銘則諭旨於家撰述公侍延英閣求去者屢因言  
陝西田制得俞音徐進曰願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  
右右曰唐徠生託此為計耳曲阜新廟成求使代祀  
而而

未可去耳中丞趙伯寧乘間為之請怒曰一虞伯生汝  
輩不能容耶閣中日承顧問或應制作文皆寓規諫或  
遇事諫止出不語人諫弗能止歸家悒悒數日家人察  
知之不能詰其故也為讀卷官擬進士策問二篇做中  
庸九經之目問所以宜於今之道次篇問九聖之學上  
覽嘉數用其次篇一日受命草一勲舊封王制詞於內  
庭同列二人嘗為上所親信者密謂公曰上意姑與國  
公公如其言有頃丞相來自榻前趣進草甚遽公以草  
視之愕然公悟同列給已亟易其詞以進終無所言又  
一日受命記一古寺稍陳前代遺蹟有構飾於上者謂  
公前代相臣子孫適美前事爾他日入見上以是語之



對曰前代已遠臣庶子孫思其父祖固不忘其所事此  
可為忠孝臣愚不足以及此但臣以踈庸遭遇聖代致  
位通顯他日臣之子孫以臣遭遇世世毋忘本朝厚恩  
亦忠孝之勸也故臣謂能為此言於上前者亦必忠孝  
之人也上目近臣歎異之公坦易質直揚推人品質正  
文字臧否惟是之從無所顧忌故朝論屢以御史才薦  
之然亦以是賈怨動以危事中之賴人主察其無他以  
免惟篤孝友少與嘉魚令共學於家父子兄弟自為知  
己人以儔眉山三蘇嘉魚歿撫其孤遺如己子孟兄乘  
以莞庫解送官物至京道途折閱直數千緡公悉代償  
無難色遇麻弟渠及其孤妹皆盡恩禮常以祿養不及

其親還其思不已蓋器盛暑不命童子揮扇曰勞人以  
佚己君子不為也生平知己大臣棗城董宣公保定張  
蔡公隴西趙魯公皆國元老趙之復相嘗面請召柳城  
姚公涿郡盧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每與公論文輒以  
方來文柄屬之當世文士嘗經論薦後皆知名諸公受  
業為所推許今多公輔之器不可悉數公之為學非託  
空言每言先王建事立功必本於天理民情之實故教  
學者務欲貫事理於一致同雅俗於至情以是為圖治  
之本其於經則曰易之為書首尾完具於三聖人之手  
生乎千載之下仰觀千載之上以凡下之資而欲窺見  
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也得江東謝君直之



說以先天八卦圖為河圖九數而九位者為洛書十數而五位者為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或請著說則辭曰易道廣大苟得其自然之數何往不合先儒有成言焉存以俟知者於禮則曰學知先務莫切是經惟二載襟以後人所記變禮不可盡信其餘則二帝三王之遺文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粲然可考不可以淺近言也屢欲通古今為一書以為後來考禮之助以官業不克就濼洛新安諸君子之書就其所存以極其至而慨夫吾黨之士知之者微矣於吳氏書亦然二氏之學往往窮其指歸即其徒叩其負挾有所見則為之大息曰學者不能潛心聖人之微言以明下學上達之要而欲

究性命之源死生之說其能不引而歸之者難矣其為文自其外而觀之汪洋濔泊不見涯涘剡乎其中深靚簡潔廉剡俱泯造乎混成與四明袁公伯長清河元公復初友厚二人有著作必即公論之元初謂公文無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異將何以稱於世公謝曰誠不能也晚乃大服其言至大延祐以來昭告冊文四方碑板多出乎手其撰次論建與其陶冶性情黼藻庶品之作襟之古名賢之編卓然自成一家言客未嘗見其學書篆隸行楷題榜下筆便覺超詣以書名於世者憚之少讀邵子書領悟其妙題其室曰邵菴學者因號之曰邵菴先生然廷陛都俞朝野稱謂率多以字行其存藁



自題曰道園學古錄門人彙而錄之得應制十二卷在  
朝二十四卷歸田三十六卷方外八卷其散逸尚多間  
居雖久歸美報上之心仁民澤物之志未嘗一日忘之  
邑有平糶倉田淪於方外力言於當道復之邑大夫陳  
有容率同志作邵菴書院迎公講道其中以惠學子公  
欣然諾之落成而公薨在法公當進爵賜諡既葬而命  
未下玄於公有奕世之契景先受知叅政公博士之召  
公寔薦之朝同朝十年獎借非一故於是銘雖重於作  
而不取辭銘曰  
吁嗟先生衡山之高岷江之長磅礴深廣何可量也山  
英川靈合為天章變化倏忽何可常也君子用世斯文

耿光鳳凰鳴矣于朝陽也善人云亡士氣弗昌鷓鴣先  
鳴百草為之不芳也王良善御騏驎上驥孰能實之周  
行也范冠蟬綏蠶績蟹筐孰能措之範防也載彼營魄  
返乎混茫朱鳥之舍離明之鄉也於榮遺文布濩四方  
琬琰之列名山之藏也吁嗟先生古有先哲兮知德知  
言知德不易知言尤難先生繼作兮誰謂九京九京可  
作兮百世弗諼大化幽默兮孰控孰搏芝草三秀醴泉  
有源天將以斯文兮厚公之子孫

碑文

曲阜重脩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



夫臣別里怯不華臣脫脫御史中丞臣達識鐵穆兒臣約治書侍御史臣鏞等奏監察御史言天曆二年十月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奏曲阜宣聖廟自漢唐宋金凡有隳廢必奉勅繕脩功成則勅之石衍聖公以舊廟將壞飾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覽圖諭旨省臣趣脩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落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僉議請勅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為文奎章閣學士院臣變變為書侍御史臣起巖為篆以臺儲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為立石之資制皆允傳勅臣玄俾序其事玄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俾以斯道凡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德樂刑詩書贊易道備春秋而品節之以為百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屬於天下以屬於已使得位設教即前數聖人所為繼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興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昭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聖知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世子孫世世無所與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曆日銀諸路以其半



東平以其全給備宣聖廟尋詔括金之禮樂官師及前  
代典冊彝章鐘磬等器遣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  
初在藩邸多士景從比其即位太召名儒闢廣序命  
御史臺勸勵校官大司農興舉社學建國子監學以訓  
誨胥子興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立提學教授以主領  
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獨輔大臣居多俊又內  
廷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即位三十五年之  
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討論之規裨益遠矣裕宗皇帝  
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繼祖武銳意文  
治加夫子之道焉蓋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也

皇朝禮制作如孔子  
以大率依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  
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於斯為盛英宗皇帝鑄  
鉅器廓開彌文明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  
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帝考為啓聖王皇妣為啓聖  
夫人改衍聖公三品印童懸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  
江浙兩省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緡俾濟  
寧路以備曲阜廟庭文宗賓天太皇太后有旨董其成  
功今上皇帝入纂丕圖儒學之詔方頒關里之役鼎盛  
山東憲司洎濟南總管蒞事共恪以元統二年四月十  
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



棲樓閣之崇以度寶訓周垣繚庶重門層觀丹碧黝聖  
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揚屬丕績於是內聖外王之道若  
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  
以來繕脩宣聖廟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曆之  
際以彰承平之風東甯扶桑西踰崑崙南盡火維北際  
永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為無窮治本實在茲矣有  
詔御史臣思立奉祝幣牲齊馳驛往祭臣玄既叙顛末  
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倥侗顛蒙三五既作大道為  
公風氣日開民俗日漓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  
東魯之士誕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以生代天以言立  
我民極與天並存維皇建極專用其道百王軌範予以

順考之是以全寒暑以平德曰  
拱大臣承弼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  
大宗興文首法孔聖世祖龍飛多士屬心恢弘文治濬  
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裕宗  
溫文祗荷詒燕成廟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  
明載崇徽號玉振金聲濬括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  
籲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蓄德懿文文  
宗續緒聖聖克肖乃開奎府廼飾孔廟今上嗣位丕式  
大猷勒石新廟宏賁洪庥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統絃  
綏袞裳衣襟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  
我元叢教極被堪輿費舍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



道之壹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鑒在上執我道樞相我  
熙朝濟民唐虞謐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獻謨寔用歸  
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江陵王新廟碑

大元至正七年某月制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  
贈佐平南紀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楚國公謚武定阿里海涯改贈宣威服遠輔德翊運  
功臣進爵江陵王官職勲謚如初制下王之諸生以舊  
廟在天臨郡治之義和坊者襍於闐闐廟貌弗肅徙於  
故第之側作正廟七間中肖王像後堂稱是別作神主  
父祖子孫咸列于位歲遇王之忌日祭像前廟時祭嘗

三議至後室轉組蓮豆壹造古遺廟之門廡垣堵崇大  
歷制克稱封爵享祀之庖齋宿之舍祭畢飲福之所各  
有序置經始於六年之秋落成於是年之冬曾孫慈烈  
監郡阿思蘭海涯至劉上謁玄記之惟王建國為國家  
表功之極榮子孫旌德之盛典具載國史玄請舉其榮  
華大者揭而書之麗牲之石庶幾觀者知王之功在社  
稷德在人心所為不朽者寔在于茲玄博觀天下大勢  
古今以江陵平江南者四代焉未有不先得荆州而能  
得天下者晉以王濬益州舟師下江陵而吳降隋因宇  
文氏先取蕭譽江陵之北用以圖陳而陳亡趙藝祖即  
位之初即命慕容釗將兵假道以伐湖南延釗至江陵



襲降高繼冲由岳趨湖南周保權平然後東舉閩越西  
舉已蜀南唐稱臣我世祖皇帝征宋既渡江阿里海涯  
以偏師搗江陵既而拔之由是進兵遡洞庭薄長河遂  
平湖湘聲震南海丞相伯顏以大兵順流而東徇吳越  
傳臨安宋主納款故今之善言兵者謂王先取江陵其  
功不在伯顏下向使江陵未附是時東蜀猶宋地也萬  
一宋人合荆蜀之兵以闕江漢雖勝負素定然豈萬全  
之策哉王下江陵降高逵捷書至上為之大燕三日手  
書以勞王誠以荊州定則東南之勢定矣厥後王建省  
湖湘分兵嶺嶠恩威並翔悉有其地宋太師既潛其孤  
臣謀立兩君王於閩海文天祥亦舉兵江而湖南者去

王承制署吏勞來既久人心已安勢難動搖尋自覆鼎  
故今善論功者謂王於斯時綏定湖廣視先取江陵之  
功亦未易以高下論也抑玄嘗聞長沙先輦縉紳大夫  
言王初圍潭州守臣李芾嬰城固守者三月餘芾死力  
盡諸將乃開門入我師同列兩叅政怒其後降欲屠其  
城王持不可兩叅政不從遣使入奏王亦遣使附奏於  
上皇曰臣初祖征受命陛下首以曹彬下江南不殺人  
為訓今潭州城已降同列疾其指命之久欲獮其民臣  
誠不敢負陛下先詔昧死為民請命叅政使偶先至京  
半月上詢知不自王所來疑之未即召見有頃王使至  
亟召入內得王奏大喜曰阿里海涯言與朕志正合乃



召叅政使入切責之若曰國家征南非貪其國欲使吾德化均及其民人爾今得土地而空其城政復何為汝不稟命主將輒為異同當正汝罪以汝薄勞今姑寬汝後復敢爾必寘汝法其從阿里海涯慰安吾民毋或異議使者徃復十有四日奏下王布宣德音城中官民士庶道俗男女貴賤長穉亡慮百萬游魚在釜寄命頃刻賴王一言易骨而肉由是列城聞風歸附相望未及暮年南盡八桂冒于南隅悉歸職方王之威惠其盛矣哉夫天之為德莫大於好生聖人一天下之道莫先於不嗜殺用兵之不祥莫大於殺降殺降之慘尤莫盛於屠城將家一念之烈流毒數世其後嗣盛衰之報百不失

一豈獨昔神嘗勳為有徵也王之子孫多賢文武才器代有聞人天之報亦昭昭矣雖然國家先定臨安後平淮東今追爵伯顏淮安王表武功之所終先定江陵次平臨安追封王以江陵之地表武功之所始燬二王之論定天下混一七十餘年矣王家世北庭阿里海涯其小字也及貴以小字行其世系之詳見故翰林學士承旨姚文公燧神道碑銘玄既述功德之大者以遺後人復作迎送神詞曰出師四方訓以不殺惟江陵王受命徂征卷甲西南荊州底平揚旗洞庭和風鳴條駐軍長沙以逸制勞湘人籲降王寔活之三軍不刃王寔過之土田第宅賜在湘野僮客千億是畊是稼奕奕新廟于



湘之壤犧牲案盛歲取湘沅朱弓金鎧新廟是藏鍾鼓  
鞶鞶牲肥酒香王徠徐徐旌旄獵獵湘靈嶽祇惟是震  
疊王降庭止有蕃胤社繩繩曾孫以享以祀曾孫繩繩  
自雲徂仍江漢同流汝功匪休皇家百世吾王不留言  
後世皇世皇遐征曠曠八荒乃勝南顧維此荊州曰汝  
之功荊州汝功朕世服膺今我嗣皇王汝江陵王拜稽  
首曰憲天威神筭天授荆人來歸洞庭泱泱湘水是  
王有曾孫廟祭來會國利利忠家利利孝忠有旂常  
有廟貌王來風雨王去日星焄蒿昭明曾孫以寧  
聖祖弘敬曾孫衆多挽留莫從屢舞以歌有朱斯靡有  
彫其姐工歌颯颯福祿來祐載奉雕姐載闔朱靡萬有千

王無我遺

洞淵閣碑

太極判二氣分陰陽各究其變後天設六子六雷風獨  
彰其烈陰陽究其變而數行理氣之中雷風彰其烈而  
神寓造化之表迨夫世別醇醜位殊幽顯札瘥水旱若  
有握其柄者矣生殺予奪若有尸其職者矣道也者範  
圍乎兩儀法也者檢押乎品彙由是保制阨運道稱主  
宰攘除凶妖法入機用考夫漢儒列五時之名而祠禱  
盛周宮書十日之號而符呪興司厲有秩而祭于國祛  
疫有典而儼於鄉其所由来不既遠乎斯則洞淵之閣  
作於石晉之年端有自矣夫惟五季否塞群黎憔悴時



有神入拯世者出是殆旻天覆下之仁維伏魔三昧之  
尊寔神霄九帝之一以無為制動以不怒示威觀厥圖  
回漠然死朕爰自黃冠道士肇跡天成青衣道童接武  
薄化歲歷四百功施億兆稽諸郡誌酌以輿誦禦民大  
陵之患已民零壇之嗟感應捷於鼓桴在直明於槐棘  
至若樹降魔之幢于雲間得斬鬼之符于地下沴氣以  
之而屏息靈文由是而宣朗繼道童而神效者有大夫  
曰童氏焉初三層之神居表一郡之傑觀雖燧隣寇具  
存遺規里人評事彭梅叟獨割己貲追還舊營驅五丁  
之力以鑿石掄百尺之材以荷棟揭洞淵於絕頂用縱  
死日頌聖德於上層繼口聖境中標諸天冠寶閣之稱

身修諸天列叙帝朝元距地而稍迤飛仙齊班而上  
越直北面勢題極高明綺疏透乎初日藻繪留乎行雲  
閣後崇燼其名虛皇贊府歐陽確旌表彭知微哀衆力  
之所作也燼後累榭以奉三寶居七周繼祖李必興踵  
義士之所為也三棟中達兩廂傍峙左挾之屋重上懸  
鍾十斤右挾之屋如之鳴鼓百里左廡則薰南鑄崇勳  
作天師閣右廡則潭東劉龍祥作三官閣東為延真觀  
舊主洞淵新侑玄帝北坡彭仁叟之所剏其神遷自壬  
癸福地者也北為鳳林橋上引鈴岡下通青原茂林楊  
學周之所建其意比擬河漢閣道者也神幣燎而不炊



其爐曰光明藏神泉引而無害其井曰清淨源每歲上元設齋平月金碧炫轉於西東琉璃晃耀乎表裏張燈如漢大乙蹤跡通宵而可行題榜若魏凌雲鬚髮望空而欲白劫利兜率彼皆鋪張華林鬱羅孰得遊覽故夫地位之高有若茲閣神人之好信在于樓宇而况發武功過孤川山脉鍾具秀矣道倂輿匯盧洞江流蓄其靈矣城濠通龍湫之穴郡市布蜂房之居要之地固以仙而名境亦資人而勝鍊師雲窓周孔鼎靜嘿蕭宣德西叟李應康玄門之梁招羽帔之冠弁品登真錄功播珠庭者也守約曾從龍省齋歐陽慶祥翠峰彭大同坦菴施端履斯立曾廷暉靜學劉孔彰矮窓蕭惠通無為王

雷發洎夫桂林可心之劉曰元亨曰道弘環中激川之彭曰克恭曰道明塵外之曾曰貴寬適吾之劉曰益新皆宗證之幹蠱冲侶之衷謙能使丹芝之茹有圃青精之飯有田扇離坎而液祥金起般輸而獻神伎然後聲鏗律呂之和器備天人之供者也貴寬幼從先人來數真籙及長離俗之志勇提身之律嚴佩混元之祕章茹抱黃之梵炁搗訶而百靈集祭禴而諸福臻為茲山而徵辭壽斯道於來裔真其人也與嗟夫赤明延康坐更歷劫勾芒玄冥迭御四時洪惟皇元昭授神策歲宗群望代闡釐事切意洞淵之於明時正猶希夷之於衆物人見主張之功若無事者孰知輔翼之惠又振德之乎



雖然商顏延德人之居當疵癘之年亦獲免是華封居  
放勛之世舍富壽之祝則何以哉揚洪庥請志善頌  
銘曰皇君遠古大和磅礴柔剛相乘饒之紛錯情滋偽  
生氣羸疹作道惟虛集庶物橐侖神繇精聚九圍郭郭  
閨晉非姤烝黎罔訖煜處江沱晝火其燭軫野遘災帝  
衷是愕維時洞淵受命碧落相爾黃冠抽我玄鑰菊氣  
萋歌襍穢恣惡道心剝煨善氣辟蠹三樟巢鳳孤笛舞  
鶴爰歎冲遊誕轟穹閣琪樹層柯金枝重萼翺升華拱  
疊樓朱搏飛庶霄騫天祿雲曙赫曦雕權鮮姦虛箔帝  
真燕娛營衛揮擢區旌吳回函琛海若祝融灌焮尊收  
噤標年降隻康歲興長樂士勳竹素畏刀錢縛尚通仁

華工世架燬征行靡占疾疾勿藥皇風載然大  
周俾仁聖職憂民瘼神之格思萬壽攸酢

曾塵外鍊師來求洞淵閣碑惜予久病不能親書煩  
致意青城楊奉禮為余雙樞筆作漢隸書之歲久當  
與韓擇木桐栢觀記爭先進而方駕漢魏可也如字  
多碑窄可做張長史郎官石用小楷書之青城皆乏  
辨此故以相屬也

元封秘書少監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  
行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張公先世碑  
皇元勅有中原樹建侯伯經營四方濟南張氏得國於  
齊在東諸侯中備臣職甚謹權府應城張公受命我元



為齊陪臣父子相承屢攝齊政內治新政外禦強隣彌  
縫周旋使齊事我元甚忠故張公有功齊人甚大世祖  
罷侯歷城子孫仕于天朝仁宗繼述祖訓開科取士延  
祐甲寅有臣起巖者貢于齊明年乙卯大廷策士擢第  
一人寔歷城張公曾孫多士偉之父中秘書齊公範頌  
德高年生受顯爵及其即世子仕日崇贈典日厚今皇  
上續緒起巖列官中書叅崇國議尋進二品父範贈河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追封齊郡公推及大  
父贈封有差至元二年三月十日上御厚載門奎章大  
學士臣沙臘班從言於上曰侍講學士起巖服勞累朝  
恩賚先世將為碑銘垂諸久遠其勅翰林直學士臣玄

製文奎章閣學士嶮嶮書丹奎章閣承制學士師簡兼  
其碑首以賜上允其言於是臣玄承詔討論張氏本章  
丘人遠祖逸避兵難贅禹城吳氏家生三子曰某季曰  
寅娶高寅二子長曰敬宗娶燕三子長曰道娶李一子  
曰迪字吉甫是為懷遠公是權府府君之父中秘書齊  
公之曾大父也姿貌偉傑膂力絕倫臂探石獅子起行  
戲與里中少年角無敢嬰者狂競無賴遇輒以力伏而  
拱之善騎射能兼控二強弩縮絃着指連發俱滿軀幹  
才力中募版本軍三翼都總領金人南遷寓迹農業齊  
國張忠襄公行尚書省濟南招致帳下用戰功遷濟南  
兵馬鈐轄城中更兵燹公私解舍盡炊忠襄命權府事



公善繕郭建府治畫間里招流亡嚴復舊觀時有隣寇  
言旂夕柝兵堠明肅衆賴無恐行省自水岩還治拜懷  
遠大將軍元帥右監軍濟南府推官佩黃金虎符仍提  
領歷城縣事忠襄南征荐命留後公蒞政庶平號稱良  
吏兵後民稀城內外多間田召民占射墾為永業已獨  
無取事平從民買田城北浹河生平治產不求豐腴纔  
足即已嘗曰吾祿足以給衣食居足以避風雨安用枯  
勢殖私以為子孫累為吾志玷耶娶李迨封齊郡夫人  
一子福字顯祖是為權府君雄健府君雄建有父風尤  
孝敬好學讀春秋左氏傳貞觀政要能背誦年十九嘗  
言曰

忠襄賞補列校歲庚寅從朝和林預議伐金從取邳圍  
沛食盡其將率敢死士夜斫營謀突圍出府君力戰却  
之退擊剽其壘而還詰朝沛陷給白金符為中書奏差  
從攻宋斬黃有功縣官增諸路兵濟南調二千三百人  
齊人繹騷奉省命謁於上曰兵興民疲役無虛歲今又  
增兵物情易駭盍寢其命以安危疑敷對詳懇上大悅  
從之准舊制丁二十人調一餘罷不行得旨駟還所過  
宣上德懽聲如雷擢濟南軍民鎮撫都彈壓行中書省  
牙魯瓦赤建議常征外增銀六兩視絲綿中分折輸嗣  
侯宣惠公將遣使入奏而難其人府君請行至白藩王  
曰新邑民已定正賦今又增額將不堪命王以聞命遂



罷遷兵馬鈐轄府事從宣惠私覲面陳上前乞休兵息  
民以養其力上嘉納之侯解玄貂玉帶以旌其忠侯薨  
即藩王所奉子宏朝和林宏嗣國是為武靖公府君歸  
力請致仕進諸子曰吾輔齊國三世朝會征伐未嘗不  
從今五十有六其歸休之時乎年七十一終居家處官  
教子人取以為法娶楊氏鎮國上將軍左副元帥通女  
弟有淑德孝行追封齊郡夫人五子中子鑄山字宣卿  
一字仲宣號黃臺野客是為天官齊侯英邁豪爽幼負  
奇節讀書通大義交友重然諾布衣以大任自期古人  
自易出中庸大學授諸子曰爾曹勉此宰相可能也襲  
官嘗宰歷城讓其丞段而已丞之祿入均惠族鄰稍蠲

其子... 行遷官... 仍其任居官介然官滿赴調常... 治裝... 絕人或周之非義不取能工書得黃豫章... 法至元癸未十月十八日卒薊南城年四十... 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齊... 山東行省左右司郎中圭之女累封齊郡... 高蚤卒三女長適程氏夫亡貞節次... 議甫號孟齋是為中祕書蚤穎... 記先侯守官清約家無宿儲公深自貶損... 如禮嘗寓平原德平鎮因古堤架屋... 為養及厝葬







君臣相須蕃屏王室後先封齊豈偶然者懷遠公責育  
之勇至於治國仁如鄭僑廉如晏嬰撫民乳雛如療飢  
渴權府府君生而忠孝資備文武盡瘁所事勤施於民  
所司勳伏臘里社殆未為過齊侯志崇心庫尚友往  
若公真循實踐蔚為醇儒四方功德積久發閱宜厥  
立際熙世褒然倫魁為國羽儀迨其立朝凜有風  
采進退求福不回豈非先世嘗有豪傑偉人稟賦  
不究廢龜氣鍾子孫才器深茂福澤與俱我國家  
必得名世之士哉抑功及民者未食其報造物以遺  
孫哉推其所自是宜為銘銘曰自古有國文武迭  
興以繼城齊姬之將代有鼎士魯于齊繼經緯文武

與世相當國初戡定歷城父子有力如虜世為齊外  
治其府區宅暇田民奠環堵既輯其民又禦其侮夫優  
維何民訖可休有增乘賦是克是培夕馳我馬朝告厥  
猷天子曰嘻予嘉汝謀為是暴斂我民何郵欵哉爾徃  
獻納是壽命爾勗爾侯度是脩爾田勿萊爾政勿苛農  
弛勞于野士畜銳于家時維張公惠齊孔多齊轄日膏  
齊廩日盈張氏獨貪三世筆耕豈善治國而不知治兵  
有遯黃臺有敷德平蓄德陳陳發嚴旬旬宜侯宜公庶  
其哀榮累洽重熙時尚維文有偉國彥積文策勳奏篇  
大廷上曰不群繩武乃祖蓋忠我君出敷王言入贊聖  
謨踐敷政塗匪臺伊閣德容溫溫良玉善琢維仁騶虞



惟瑞鸞鸞上勅詞臣考德誦義錫朕寵命諱其先世有  
貞斯珉有亢斯竈曾其揚休式勸有位

元贈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謚忠靖馬合馬沙碑

國家彌文百度惟貞納民軌範垂則永世於是群公先  
正先朝臣隣敷陳申命賜諱昭天漏泉罔不承休元統  
二年九月壬子中書平章政事臣撒迪臣闊里吉思等  
言於上曰戶部尚書臣忽都魯沙乃祖也黑迭兒乃父  
馬合馬沙事我世祖皇帝懋建嘉績仁廟在御並贈太  
傅封趙國公今將為碑其勅翰林直學士臣玄製文侍  
講學士臣起巖篆額戶部員外郎臣楊益為書以賜制

可臣玄受命退閱故府得故學士桶行詞及忽都魯沙  
具事狀來乃叙而銘之思昔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必有多才藝之臣共成厥功爰及後主繼體守文亦必  
有世爵祿之臣共享其利有虞共工之官成周宮闈之  
守後世子孫著以為氏其可徵也考功記曰國有六職  
百工居其一國詩定之方中之傳大夫有九能第一曰  
建邦命龜夫六職者王公論道大夫立政在焉九能者  
使臣造命師旅誓衆次焉以是知審曲面勢之為職揆  
日作室之為能方是數者厥用大矣我元造邦臣若也  
黑迭兒若馬合馬沙功居六職之一才擅九能之先贊  
體國之謀濟世官之美是碑為宜按也黑迭兒系出西



域唐為大食國人世祖居潛已見親任己未南征還幸  
其弟也黑迭兒聞乘輿至衣地金網以藉馬蹄尋裂金  
網分惠從官上深納其勤款庚申即祚命董茶迭兒局  
九潛邸民匠隸是局者悉以屬之茶迭兒云者國言廬  
帳之名也是年九月<sub>甲</sub>勅金虎符護以璽書至元三年定  
都于燕八月授嘉議大夫佩已賜虎符領茶迭兒局諸  
色入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時方用兵江南  
金甲未息土木嗣興屬以大業甫定國勢方張宮室城  
邑非鉅屢宏深無以<sub>以</sub>雄視八表也黑迭兒受任勞勩夙  
夜不遑心講目算指<sub>以</sub>授肱麾咸有成畫太史練日圭臬  
斯陳少府命匠冬<sub>以</sub>卿<sub>以</sub>而材取<sub>以</sub>也官<sub>以</sub>而<sub>以</sub>時教護屬

受釐之祠宿禰之舍衣食器神百執事臣之居以及凡  
唐苑囿游觀之所崇樓阿閣縵廡飛簷具以法故役不  
屬民財不靡國慈足使衆惠足勞人功成落之馳賞稱  
首歲十二月有旨命光祿大夫安肅張公柔工部尚書  
段天祐暨也黑迭兒同行工部備築宮城乃具畚鍤乃  
樹楨榦伐石運甃縮版覆篲飛入子來殿基阜崇厥址  
率方其直引繩其堅燧金又大稱旨自是寵遇日隆而  
筋力老矣紀功太常攸效欽崇部人鑿石作像髭鬚咸  
肖沒置墓舍族屬見之謂其非法謀棄隱處世祖夜夢  
也黑迭兒若有懋事狀如生平明發召詰其家以像事



告亟命止之賜楮幣萬緡作祭事其子馬合馬沙實世  
其任大駕時巡上京出持近郊入門南植帷帳預存風  
雨收除燥濕具宜齊祭張次燕享設幣制作疊出等威  
以張物絕濫惡工極績級亦既歷年小心匪懈數被殊  
眷積階正議大夫遙授工部尚書領茶迭兒局諸色人  
匠總管府達魯花赤以終四子長曰蜜兒沙蚤世次日  
木八刺沙以正議大夫領茶迭兒局任至元貞授工部  
尚書次日忽都魯沙由餘杭浦江監縣歷江南陝西兩  
臺監察御史轉漢中僉憲雲南行省都司人為戶部  
外郎內臺御史大都路同知出為南山淮西兩憲副杭  
州為總管入為大都路總管

三十八 文與府尹十出遷為正議大夫  
兩魯渾沙不仕孫烏馬兒寔蜜里沙子當襲是官以知  
乃用阿魯渾沙子茂里沙繼領茶迭兒總管府達魯花  
赤烏馬兒既長授揚州織染局同提舉先世木八刺沙  
請于朝制贈也黑迭兒效忠言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進封趙國公蓋忠敬妻忽都魯也識封趙  
國夫人又贈馬合馬沙推誠實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進封趙國公蓋忠敬妻烏刺繼忽都並封  
趙國夫人至是忽都魯沙中外踐殿不失今譽有司厚  
往飾終施及祖禰最有慈焉人臣盡忠死事信必有後  
玄惟考周官之法誦楚官之詩執六文之簡為小史之



謂有君命為不辭卒葬歲月事在籍石不書二代共為  
一碑用漢薛孟劉君故事銘曰西域有國大食故壤地  
產異亦戶饒良匠匠給將作以實內帝人用才籍邦周  
散奕維忠敏公外德中朗機警之功敬慎事上私第翼  
翼南還駐仗義表為地布美譽左右世祖羽翼雄創  
受命繕營廟者弘敬捷梯設梁九軌夷曠進木建陶萬  
夫于往取報取厲于刻于發有益斯覺有闕斯抗皇皇  
紫宮民極環仰軒掖綴列為陳縣象黃龍負柱金雷  
榜六寢懷美百雜伴扶心鑿開架巨諸子之手  
心瘁保障節被忠情世亮靈靈  
蓋封

是效熙庸帝緯佩寵天授業盛昌奕光流時鑿唐碑啓  
道貞石詔像夢徵辰告秩冠寅亮明文撫原樾賦謚壙  
雍都時做洛宅敦助企蹤保奭媿績蕭相



圭齋文集卷之九終





